

徐志摩 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巴黎的鳞爪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徐志摩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巴黎的鳞爪

I216.2
39
:2(2)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1484

现代名家经典

新世纪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名家经典——巴黎的鳞爪/徐志摩著

湖南:新世纪出版社,1998,10

ISBN7-5405-1594-5/I·181

I.巴… II.徐… III.散文、诗歌—中国—现代 IV.13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0918 号

现代名家经典(第二辑)

作者:徐志摩 编著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

地址:湖南长沙曙光路 98 号

邮政编码:410005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275

字数:1,468,000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5405-1594-5/I·181

定价:(全八册)238.40 元 本册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我们这里的“现代”是个具有特殊内涵和外延的概念。按学界对中国文学古、近、现、当代的历史分期法，“现代”指的是1919—1949这段历史时期，我们选取的鲁迅、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许地山、张爱玲、丁玲、茅盾八位“现代名家”，主要活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文学舞台上。虽然到了世纪末，他们依然如闪烁在天边的群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们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和语言风格，仍是今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故我们将其美文精品结集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

现代名家的选本出了不少，有的还被一选再选，拥有大量读者。作为一个新的选本，总得有自己的选法

和特色。我们这套小丛书的选法和特色是：一是篇幅小。每个分册仅有八印张，每位作家的选文约 18 万字。二是选材广。对选文不拘题材和体裁，只要是精品，一并入选。因此，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收入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就是我们选本的最大特色所在。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出版了《现代名家经典》第一辑，包括巴金、冰心、老舍、艾青、梁实秋、施蛰存、柯灵、萧乾八人的作品，我们这里出版的是第二辑。第二辑之所以要选鲁迅等八位名家，是为了力求照顾到不同的风格。此外，还有选编者的偏爱等因素，这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本套丛书名为《现代名家经典》，各个分册的书名却是借用其中的一个篇名，旨在使书名更加生动、更为鲜亮些。

我们所选的这八位名家的作品是举世公认的美文，为了使美的内容有个美的形式与之相衬，我们在版式、封面、用料、制作等方面力求完美，使朋友们在展读这些美文时真正得到赏心悦目的美的享受。

前 言

沙汀是我国著名的川味作家，他的作品脍炙人口，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他将一生的执着与追求献给了所挚爱的文学事业。

30年代初，沙汀步入文坛，得益于鲁迅先生的鼓励，写出了不少现实主义的作品，很快成为左翼作家队伍中一名优秀的小说家。40年代初，按照党的指示，他疏散回家乡四川安县山区避居。冒着被通缉、逮捕、杀头的危险，东躲西藏。在锅厂后院囚室般的昏暗小屋里，在乡场上闹鬼的房子里，在山坳中农民家伴着黄鹿哀怨的鸣叫，带着寂寞和凄苦潜心写作。在十年里，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几十部短篇小说和部分散文。沙汀后来回忆：“从1941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是我学习写作以来生产力较为旺盛的年代。”这是他创作的巅峰时期，在这些艺术精品。

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执着而又坚强的心灵。

全国解放后，沙汀从避居十年的家乡来到成都，先后负责筹建川西文联和西南文联。作为一名党员作家，沙汀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放初期文学界的行政组织工作之中。未曾想，一下就是十七年，始终被行政领导工作及各种社会工作缠绕一身，使他无暇顾及写作。他自己曾说：“‘十年动乱’以前，尽管自己可以在祖国大地上自由行走了，但却长期陷没在文艺社团的行政组织工作中，加以自己不够振奋，仅仅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和散文报道。”虽然这段时间没有大作品问世，但可以说这是个能量积蓄的过渡阶段。

经过十年“牛棚”的磨难，沙汀已是70多岁的老人，精力不济了，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创作计划，但又不得不奉命进京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82年，沙汀辞掉所长职务；调入中国作协当专业作家，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安心写作了。他开始不顾一切地写起来，为了抢时间，小说和回忆录的写作交替进行，三部中篇小说相继问世。就在他全力以赴地赶写长篇回忆录的最后阶段，严重的青光眼使他双目失明，然而他以顽强的精神和惊人的毅力，用录音整理的方式完成了回忆录最后的补充工作。他还有许多写作计划未完成，怎么肯就此搁笔？他说：“巴金曾对我说，活着就要写作，不写作，活着有什么用？这句话我很赞成。”值得欣慰的是，沙汀写的30万字的长篇回忆录《沙汀自传——时代冲击圈》，经他的秘书秦友牲编辑整理，在沙汀逝世五周年祭时，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划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句号。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唐文一	1
----------	-----	---

散 文(徐志摩)

巴黎的鳞爪	1
我所知道的康桥	19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30
天目山中笔记	34
印度洋上的秋思	39
泰山日出	46
翡冷翠山居闲话	49
浓得化不开(星加坡)	53
“浓得化不开”之二(香港)	59
丑西湖	64

婴 儿	69
海滩上种花	71
悼沈叔薇	79
家 德	82
我的彼德	89
曼殊斐儿	94
泰戈尔	111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118
我的祖母之死	125
吸烟与文化	140
自剖	144
再剖	151
求医	156
想飞	162
爱眉小札·书信	167

诗 歌

私 语	173
夜半松风	174
笑解烦恼结	175
月夜听琴	177
春	180
雪花的快乐	182
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	184
去吧	186
为要寻一个明星	188
我有一个恋爱	190
月下雷峰影片	192

目 录

3

沪杭车中	193
石虎胡同七号	194
残诗	196
一块晦色的路碑	197
翡冷翠的一夜	199
呻吟语	203
偶然	204
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	205
半夜深巷琵琶	207
“起造一座墙”	209
再不见雷峰	210
“这年头活着不易”	212
海韵	214
苏苏	217
阔的海	219
再别康桥	220
黄鹂	222
望月	22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224
云游	226
火车擒住轨	228
爱的灵感——奉适之一	231

巴黎的鳞爪

咳巴黎！到过巴黎的一定不会再希罕天堂；尝过巴黎的，老实说，连地狱都不想去了。整个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鸭绒的垫褥，衬得你通体舒泰，硬骨头都给熏酥了的——有时许太热一些。那也不得事，只要你受得住。赞美是多余的，正如赞美天堂是多余的；咒诅也是多余的，正如咒诅地狱是多余的。巴黎，软绵绵的巴黎，只在你临别的时候轻轻地嘱咐一声“别忘了，再来！”其实连这都是多余的。谁不想再去？谁忘得了？

香草在你的脚下，春风在你的脸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你，不责备你，不督饬你，不窘你，不恼你，不揉你。它搂着你，可不缚住你：是一条温存的臂膀，不是根绳子。它不是不让你跑，但它那招逗的指尖却永远在你的记忆里

晃着。多轻盈的步履，罗袜的丝光随时可以沾上你记忆的颜色！

但巴黎却不是单调的喜剧。赛因河的柔波里掩映着罗浮宫的情影，它也收藏着不少失意人最后的呼吸。流着，温驯的水波；流着，缠绵的恩怨。咖啡馆：和着交颈的软语，开怀的笑响，有踞坐在屋隅里蓬头少年计较自毁的哀思。跳舞场；和着翻飞的乐调，迷醇的酒香，有独自支颐的少妇思量着往迹的怆心。浮动在上一层的许是光明，是欢畅，是快乐，是甜蜜，是和谐；但沉淀在底里阳光照不到的才是人事经验的本质：说重一点是悲哀，说轻一点是惆怅：谁不愿意永远在轻快的流波里漾着，可得留神了你往深处去时的发见！

一天，一个从巴黎来的朋友找我闲谈，谈起了劲，茶也没喝，烟也没吸，一直从黄昏谈到天亮，才各自上床去躺了一歇，我一合眼就回到了巴黎，方才朋友讲的情境倘恍的把我自己也缠了进去；这巴黎的梦真醇人，醇你的心，醇你的意志，醇你的四肢百体，那味儿除是亲尝过的谁能想象！——我醒过来时还是迷的地忘了我在那儿，刚巧一个小朋友进房来站在我的床前笑吟吟喊我“你做什么梦来了，朋友，为什么两眼潮潮的像哭似的？”我伸手一摸，果然眼里有水，不觉也失笑了——可是朝来的梦，一个诗人说的，同是这悲凉滋味，正不知这泪是为那一个梦流的呢！

下面写下的不成文章，不是小说，不是写实，也不是写梦了——在我写的人只当是随口曲，南边人说的“出门不认货”，随你们宽容的读者们怎样看罢。

出门人也不能太小心了。走道总得带些探险的意味。生活的趣味大半就不预期的发见，要是所有的明天全是

今天刻板的化身，那我们活什么来了？正如小孩子上山就得采花，到海边就得捡贝壳，书呆子进图书馆想捞新智慧——出门人到了巴黎就想……

你的批评也不能过分严正不是？少年老成——什么话！老成是老年人的特权，也是他们的本分；说来也不是他们甘愿，他们是到了年纪不得不。少年人如何能老成？老成了才是怪哪！

放宽一点说，人生只是个机缘巧合；别瞧日常生活河水似的流得平顺，它那里面多的是潜流，多的是旋涡——轮着的时候谁躲得了给卷了进去？那就是你发愁的时候，是你登仙的时候，是你辨着酸的时候，是你尝着甜的时候。

巴黎也不定比别的地方怎样不同：不同就在那边生活流波里的潜流更猛，旋涡更急，因此你叫给卷进去的机会也就更多。

我赶快得声明我是没有叫巴黎的旋涡给淹了去——虽则也就够险。多半的时候我只是站在赛因河岸边看热闹，下水去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但至多也不过在靠岸清浅处溜着，从没敢往深处跑——这来旋涡的纹螺，势道，力量，可比远在岸上时认清楚多了。

一 九小时的萍水缘

我忘不了她。她是在人生的急流里转着的一张萍叶，我见着了它，掬在手里把玩了一晌，依旧交还给它的命运，任它飘流去——它以前的飘泊我不曾见来，它以后的飘泊，我也见不着，但就这曾经相识匆匆的恩缘——实际上我与她相处不过九小时——已在我的心泥上印下踪迹，我如何

能忘，在忆起时如何能不感须臾的惆怅？

那天我坐在那热闹的饭店里瞥眼看着她，她独坐在灯光最暗漆的屋角里，这屋内哪一个男子不带媚态，哪一个女子的胭脂口上不沾笑容，就只她：穿一身淡素衣裳，戴一顶宽边的黑帽，在岑密的睫毛上隐隐闪亮着深思的目光——我几乎疑心她是修道院的女僧偶尔到红尘里随喜来了。我不能不接着注意她，她的别样的支颐的倦态，她的曼长的手指，她的落漠的神情，有意无意间的叹息，在在都激发我的好奇——虽则我那时边已经坐下了一个瘦的，右边来了肥的，四条光滑的手臂不住的在我面前晃着酒杯。但更使我奇异的是她不等跳舞开始就匆匆的出去了，好像害怕或是厌恶似的。第一晚这样，第二晚又是这样：独自默默的坐着，到时候又匆匆的离去。到了第三晚她再来的时候我也忍不住不想接近她。第一次得着的回音，虽则是“多谢好意，我再不愿交友”的一个拒绝，只是加深了我的同情的好奇。我再不能放过她。巴黎的好处就在处处近人情；爱慕的自由是永远容许的。你见谁爱慕谁想接近谁，决不是犯罪，除非你在经程中泄漏了你的尘气暴气，陋相或是贫相，那不是文明的巴黎人所能容忍的。只要你“识相”，上海人说的，什么可能的机会你都可以利用。对方人理你不理你，当然又是一回事；但只要你的步骤对，文明的巴黎人决不让你难堪。

我不能放过她。第二次我大胆写了个字条付中间人——店主人——交去。我心里直怔怔的怕讨没趣。可是回话来了——她就走了，你跟着去吧。

她果然在饭店门口等着我。

你为什么一定要找我说话，先生，像我这再不愿意有朋

友的人？

她张着大眼看我，口唇微微的颤着。

我的冒昧是不望恕的，但是我看了你忧郁的神情我足足难受了三天，也不知怎的我就想接近你，和你谈一次话，如其你许我，那就是我的想望，再没有别的意思。

真的她那眼内绽出了泪来，我话还没说完。

想不到我的心事又叫一个异邦人看透了……她声音都哑了。

我们在路灯的灯光下默默的互注了一晌，并着肩沿马路走去，走不到多远她说不能走，我就问了她的允许雇车坐上，直望波龙尼大林园清凉的暑夜里兜去。

原来如此，难怪你听了跳舞的音乐像是厌恶似的，但既然不愿意何以每晚还去？

那是我的感情作用；我有些舍不得不去，我在巴黎一天，那是我最初遇见——他的地方，但那时候的我……可是你真的同情我的际遇吗，先生？我快有两个月不开口了，不瞒你说，今晚见了你我再也不能制止，我爽性说给你我的生平的开始吧，只要你不嫌。我们还是回那饭庄去罢。

你不是厌烦跳舞的音乐吗？

她初次笑了。多齐整洁白的牙齿，在道上的幽光里亮着！有了你我的生气就回复了不少，我还怕什么音乐？

我们俩重进饭庄去选一个基角坐下，喝完了两瓶香槟，从十一时舞影最凌乱时谈起，直到早三时客人散尽侍役打扫屋子时才起身走，我在她的可怜身世的演述中遗忘了一切，当前的歌舞再不能分我丝毫的注意。

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是在巴黎生长的。我从小就爱读天方夜谭的故事，以及当代描写东方的文学；啊东方，我的童真曲梦魂哪一刻不在它的玫瑰园中留恋？十四岁那年我的姊姊带我上北京去住，她在那边开一个时式的帽铺，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小身材的中国人来买帽子，我就觉得奇怪，一来他长得异样的清秀，二来他为什么要来买那样时式的女帽；到了下午一个女太太拿了方才买去的帽子来换了，我姊姊就问她那中国人是谁，她说是她的丈夫，说开了头她就讲她当初怎样为爱他触怒了自己的父母，结果断绝了家庭和他结婚，但她一点也不追悔因为她的中国丈夫待她怎样好法，她不信西方人会得像他那样体贴，那样温存。我再也忘不了她说话时满心怡悦的笑容。从此我仰慕东方的私衷又添深了一层颜色。

我再回巴黎的时候已经长成了，我父亲是最宠爱我的，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我那时就爱跳舞，啊，那些迷醉轻易的时光，巴黎哪一处舞场上不见我的舞影。我的妙龄，我的颜色，我的体态，我的聪慧，尤其是我那媚人的大眼——啊，如今你见的只是悲惨的余生再不留当时的丰韵——制定了我初期的堕落。我说堕落不是？是的，堕落，人生哪处不是堕落，这社会哪里容得一个有姿色的女人保全她的清洁？我正快走入险路的时候，我那慈爱的老父早已看出我的倾向，私下安排了一个机会，叫我与一个有爵位的英国人接近。一个十七岁的女子哪有什么主意，在两个月内我就做了新娘。

说起那四年结婚的生活，我也不应得过分的抱怨，

但我们欧洲的势利的社会实在是树心里生了蠹，我怕再没有回复健康的希望。我到伦敦去做贵妇人时我还是个天真的孩子，哪有什么机心，哪懂得虚伪的卑鄙的人间的底里，我又是外国人，到处遭受嫉忌与批评。还有我那叫名的丈夫。他娶我究竟有什么动机我始终不明白，许贪我年轻贪我貌美带回家去广告他自己的手段，因为真的我不曾感着他一息的真情；新婚不到几时就对我冷淡了，其实他就没有热过，碰巧我是个傻孩子，一天不听著一半句软语，不受些温柔的怜惜，到晚上我就不自制的悲伤。他有的是钱，有的是趋奉谄媚，成天在外打猎作乐，我愁了不来慰我，我病了不来问我，连着三年抑郁的生涯完全消灭了我原来活泼快乐的天机，到第四年实在耽不住了，我与他吵一场回巴黎再见我父亲的时候，他几乎不认识我了。我自此就永别了我的英国丈夫。因为虽则实际的离婚手续在他方面到前年方始办理，他从我走了后也就不再来顾问我——这算是欧洲人夫妻的情分！

我从伦敦回到巴黎，就比久困的雀儿重复飞回了林中，眼内又有了笑，脸上又添了春色，不但身体好多，就连童年时的种种想望又在我心头活了回来。三四年结婚的经验更叫我厌恶西欧，更叫我神往东方。东方，啊，浪漫的多情的东方！我心里常常的怀念着。有一晚，那一个运定的晚上，我就在这屋子内见着他，与今晚一样的歌声，一样的舞影，想起还不就是昨天，多飞快的光阴，就可怜我一个单薄的女子，无端叫运神摆布，在情网里颠连，在经验的苦海里沉沦，朋友，我自分是已经埋葬了的活人，你何苦又来逼着我把往事掘起，